

工农群众的 伟大创造

第二輯

科学出版社

工农羣众的伟大創造

第 二 輯

編輯者 科学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总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8 年 7 月第 一 版

195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2, 150

書号: 1303 印张: 3 13/16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87,000

定价: (5) 0.26 元

編者的話

本書是介紹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涌現出來的全國工人、農民的伟大創造與技術革新的動人事蹟。這裡選輯了報刊上有關的材料，但為了編排方便起見，有些標題我們作了改動，某些內容我們作了刪節。

本書的編輯目的，是為了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我們希望城市及農村的讀者，讀了這些解放了思想的工農發明家的事蹟介紹以後，更有助於解放自己的思想，樹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參加到全黨全民辦科學的大行列里來，使我們的紅旗插遍科學陣地上每一個角落，使我們的祖國用不着十五年就超過英國，尽早地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遠遠地拋到我們的後面去。

科學出版社 編輯部

1958. 7. 15.

目 录

工业支援农业, 拖拉机試制成功	(1)
由“一循环”到“双循环”	(7)
煤炭工业革新技术的一面紅旗	(11)
白帝城边化肥“热”	(15)
工程师比輸了	(19)
沈关根創造鋼窗风动开閉器的故事	(22)
唐治中大胆修改炼鋼操作方法	(32)
工人出身的副机师魯佛祥大胆革新	(33)
揭开土法炼鋼之謎	(35)
虞思忠大胆破除迷信	(38)
李明芳用电火花磨削滾珠成功	(40)
走在教授前面的电工盧伊林	(41)
別看他一个大字不識	(43)
門外汉变成工程师	(46)
十六岁青工张瑞林創造造纸机	(50)
王文煜、张秉礼創造冲关工具	(51)
施嘉生赤手空拳制成高級天平	(53)
制造洋东西的人——张吉祥	(54)
手风琴的故事	(56)
人人成为多面手	(63)
山間新厂	(65)
家庭妇女詹淑叔和楊菊珍試制草酸成功	(72)
“卑賤者”最聪明	(76)
吳文全創磁性吸引鍍絡法	(76)
陈宝銘創制火車电磁閘	(77)

呂海棠制成不用籽子的織机	(78)
席企浩与“快速冷磷化”	(79)
养路工王玉書創简化道岔	(79)
馬繼麟等制成結晶玻璃	(80)
青年鉗工厉煥閣等制成鉗工万能机床	(81)
李祖德創造新量具	(82)
周学仁制成水力冲击水泵	(83)
发工資用計算尺的謝田增	(84)
老織布机电动化	(84)
医治鋼軌接头塌碴有良方	(85)
不再用手撕烟叶了	(85)
江苏省常州市大成一厂从梳棉机一步跨上細紗車	(86)
輔助輔助,动动脑筋,就能改进	(87)
小麦层层加碼——7320 斤	(89)
早稻步步高升——3275 斤	(91)
打烂老皇历	(92)
“保守派”服輸記	(99)
农业社里的“发明家”	(104)
何来昌与周汉华媲美——用高粱和水稻杂交成功	(106)
內蒙古青年創造滾軸牛車	(107)
只讀过三年書的姑娘創造六种工具	(108)
张全斜創造插秧机	(109)
防止水稻倒伏的好消息——五一社青年制成防伏素	(110)
赵約文試种双季谷成功	(110)
紅星社青年創造甘蔗新栽培法	(112)
祁东县农民石山創造林奇迹	(112)
张秋香——第一个农民出身的女研究員	(114)
十四岁少年李文龙創四种农具	(114)
一个多月創造了七种新农具的王凤歧	(115)
农业社的“米丘林”——张世清	(116)
科学家的工作农民也能做——南屏社培育出小麦新品种 “全椒一号”	(117)
农民搞科学 敢想敢試驗	(118)

工业支援农业,拖拉机試制成功

大胆的設想

1955年,安东机械厂的职工曾經为工厂吃不飽而苦恼过。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发表以后,全国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給在困难中的安东机械厂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安东机械厂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耕种、排灌、运输等急需的农业机械。后来,人們又进一步想到:能不能讓农民从牛背上跨到机器背上,耕地不用牛?

机械厂的领导和工人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拖拉机。可是,



英雄的人們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制出了拖拉机。路少武摄

又立刻意識到，象这样一个破烂厂子，怎么能够制造拖拉机？这个白手起家的工厂，起初只是瓦斯工厂的一个小修理部，在一条小胡同里找了十来間民房，扒了老土坑，安上破机器，做些零修零配的杂活；到1955年，虽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厂的人員增加了十倍，但是設備仍然簡陋得可怜：草席和木板搭的厂房，許多車間在露天作业，三百来人操縱着三十多台老掉牙的皮带机床，沒有一个工程师，連个正式技术員也沒有。就这样一个技术低、設備差的小工厂，怎么敢想造出拖拉机！

干，还是不干？当时机械厂不仅从上到下都有激烈的爭論，而且在每个人的內心，跃跃欲試的劲头跟自卑感也在作斗争。他們被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激动着，被农业机械化的前景鼓舞着，被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逼迫着，終于壮着胆子決定試制拖拉机。

两次試制，两次奔波

試制拖拉机的任务，交給了新产品試制小組。

在我們国家里，有这样的人：他們从来沒有見過拖拉机（有的只是在电影上看过一眼），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决心造出拖拉机来。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张連城，机械厂的副厂长，十二岁当童工，一天书也沒念过，三十八年的辛勤劳动，磨練出一副好手艺。参加革命后，老工人特具的革命胆略，使他在四年間，白手起家，勤儉經營，办起了四座工厂。工人称他是“創家立业”的能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个“有人搬梯子，我就敢上天”的人。

常逢尧，三十多年工龄的八級工，只念了四年书，对于鉗工活，件件拿得起、放得下。有台破开山机，安东市好多工厂不敢修理，拖到机械厂，常師傅把它修理好了。工人說他是修理破烂机器的“土专家”，是智慧的“万宝囊”，在生产上遇到

困难，都願意跟他商量。他們說：“不論干什么活，有常師傅在，我們心里就有底。”

陳太年，這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就愛鉗研個新東西；人家說不行，他偏不信邪。作為三級工，有些技術複雜的活，本來做不了，他硬要試一試。這種干劲和鉗勁，很得老師傅們的稱贊，他成了老師傅們的得力助手。試制組原來沒有他，他幾次三番地要求參加了這一創造性的勞動。

還有老工人林輝生、于畔湖、楊延貴、劉德修，青年工人孫云峰。這些人，最多的只念過六年書，有的還沒有上過學。在舊社會，被“高貴者”踩在腳底下，受凌辱、折磨和打擊。解放了，他們成了工廠的主人，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充滿了美好的理想，在勞動中，堅韌不拔，勇往直前。就是這些舊時代的“卑賤者”，今天要用勤勞的雙手和無窮的才智，創造奇跡！

製造拖拉機，一沒有技術資料，二沒有實際經驗，從哪兒下手？直接領導拖拉機試制工作的張連城，晝夜苦思，也沒有個頭緒。一天，試制組的工人從廢鐵堆里發現了一台破舊的單缸柴油機。老工人提出：把柴油機安上四個轆轤，先叫它能走，再進一步叫它能拉犁，行不行？然而單缸柴油機的牽引能力怎麼樣，誰也沒有數。核計了半天，大家認為，應該有門就鉗，是法就想，想到就做，做了再看，看了再改，絕不輕易放棄任何一個門路，從實踐中作出結論。試制開始了。廢鐵堆變成了“萬寶囊”，幾個工匠湊成了諸葛亮。經過幾天緊張的修理和改裝，一台牽引機拼湊起來了。他們把柴油機安置在一個舊車架上，添上齒輪和軸杠，安上四個汽車輪胎和操縱杆。一發勁，果然能走了。

試制組的人們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難關，接着開始了第二次試制。他們又從廢鐵堆里，找到一台單缸臥式牽引機的后半部分，根據後半部分的結構，試制了前半部分的部件，打

算制成一台二十馬力的柴油牽引機。1956年5月的一天，工人駕駛這台牽引機，在工廠附近的土地上作了試驗，牽引能力達到八馬力，能拉動一台雙輪雙鏟犁。缺點還很多，轉動不靈敏，震動很大，效率不高。

第一次試制證明能走動，第二次試制證明能拉犁。這就給他們增強了信心，得出了結論：一定能夠造出拖拉機。在這以前，他們怕人家笑話，總是說在試制“牽引車”，現在他們公開宣布：“我們要試制拖拉機！”

為了適應本廠的技術和設備條件，試制一種構造簡單、成本低廉的拖拉機，他們到處找圖樣，查資料。在解放軍畫報上看到山東省的中匈友誼農場有一台正合他們想象的拖拉機，張連城馬上派人前去測繪。不巧，人家正在農忙，機器不能拆卸供他們測繪。他們又打聽到遼寧省北鎮縣拖拉機站也有這種匈牙利的拖拉機，張連城立刻帶領老工人常逢堯、楊延貴和見習技術員岳德坤趕到北鎮。拖拉機站的同志們聽說他們要試制拖拉機，很高興，撥出一台拖拉機專供他們測繪。他們在野地里搭起帳篷，抬筐上放一塊木板當繪圖板，木頭墩子當椅子，沒有測繪工具就用綫來測量。他們不分晝夜，苦戰了三個月，把一千多件部件全部測繪下來。

兩次試制，兩次奔波，終於找到了方向，獲得了藍本。拖拉機試制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土 辦 法 大 顯 神 通

按照常規，試制拖拉機部件，起碼必須有磨床、鏜床、電爐以及各種儀器。這個廠的試制組卻只有兩台車床、一台研床、一台牛頭刨，而且都是陳旧的皮帶車床，開動起來，象發瘋子似地顛動搖擺。精密度竟差到這種程度：本來要車個圓形部件，往往車成了鴨蛋形。這些設備，充其量只能干些零修碎配

的小活，現在他們却用来造拖拉机了。

有少数人，听说他們要試制拖拉机，不是热情欢迎，而是吹冷风、泼冷水，认为这是脱离实际，“不会爬，就想跑”，說張連城“空想”。有的人是什么事情都要找現成的“根据”，只相信已有的事物，不承認新生的事物，只相信“洋”的，不相信“土”的。他們非常自卑地認為：“咱們厂根本不可能造出拖拉机。”

在这样情况下，試制組的人們不得不一面抵制着冷风逆流的袭击，一面跟重重的困难作斗争。

变速齒輪，是拖拉机上的一个重要部件，必須里軟外硬，既抗磨，又不脆裂，这就需要用电炉来进行热处理。但是他們連变速齒輪是什么成分的鋼做的，都不知道。張連城認為变速齒輪跟汽車牙輪的功能差不多，便从破鉄堆里找了个旧汽車牙輪，砸开来研究，照葫芦画瓢，做了个变速齒輪。沒有电炉，他們想出了土办法，把变速齒輪放在化銅的坩堝加热。加热过程中，時間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火輕了不行，重了也不行。这就需要用仪器来掌握滲炭程度。沒有仪器也难不住他們，試制組找了几根鉄棍作試驗棒，跟齒輪放在一起滲炭，每隔一定時間拿出一根鉄棍把它裂断，观察滲炭的程度。这样，他們終於做出了合乎技术要求的变速齒輪。

做燃油泵的噴油嘴时，他們犯了难。噴油嘴很細小，只有两、三根头发那么粗，是个非常精密的活，非用电火花設備鉗孔不可。这东西买不着、借不到，大家急得直打轉轉。小陈跑去問常師傅：“你当初在航务局，油嘴是怎么鉗的？”这下提醒了常師傅，他跟大伙儿一起，把废鋸条一破两开，磨成鋼針一般細，当鉗头用。鉗出来的油嘴，不但合乎規格，而且沒有滴油的毛病。

做燃油泵，是个非常精密的活，必須用磨床磨。他們只有

台破車床，林輝生用它費很大勁，做了七、八個燃油泵，都廢了。小陳跑到制釘制針廠、鴨綠江造紙廠找磨床，足足找了一天也沒找到。後來林輝生想出了個辦法：“把吹風機上的小電滾拿下來，安上個小砂輪，架在車床上當磨床用，你看行不？”小陳一聽，樂了：“這真是個好辦法！張廠長說的对：不怕有難事，只怕心不專！”兩個人照這個辦法去做，磨出來的燃油泵，質量很好。

試制過程中，有的人一面干着，一面心里打問號：“這樣干行么？有理論根據么？”張廠長回答得好：“別的国家能造出拖拉機，咱們造不出來？我就不相信！從書本上找不到根據，咱們搞成了，就是根據！”那些老工匠，更不信邪，從他們咀里很難聽到“不能”、“不行”這樣的字眼，總是說“行！”“能干！”“試試看！”試制中間，需要進口的鎳鉻鋼，他們用國產的普通鋼代替；買不到刀具，自己動手做；有一種齒輪無法用機床加工，硬是用手工剔了出來；沒有化驗、測量用的科學儀器，就用肉眼、敲聲聽來作判斷……。總之，他們的十八般武藝全使出來了。困難使他們變得更聰明，困難越多，他們想出的辦法越巧妙。

部件做出來了，裝配、發動的困難又擺在面前。1957年2月，拖拉機裝配起來以後，試制組的人連續干了三天三夜，機器仍沒有發動起來。他們吃不下飯，睡不着覺，蹲在機器旁琢磨着、焦慮着，面孔消瘦了，眼睛里充滿了血絲，直到大年三十晚上，還守在機器旁。黨支部書記、廠長幾次把他們攆回家去，他們又悄悄地不約而同地跑回來，一直干到大年初一。

在黨、上級領導機關的關懷和支持下，在工人們鋼鐵般的決心面前，一個一個的技術秘密被揭穿了，一個一個的困難被征服了；而每戰勝一個困難，反過來更增加了他們的信心和膽量，破除了迷信，甩掉了自卑感，頂住了冷風，抗住了逆流。拖

拉机試制成功了！

最高的奖賞

1957年2月，“鴨綠江一号”誕生了！

沒想到，这台拖拉机的命运竟这样不幸！刚一出生，又碰上一股“反冒进”的冷风。上级行政管理部門沒有承認它，沒有批准他們投入生产；拖拉机被打入“冷宮”，关在倉庫里，一年多沒見天日。

新生事物是关不住的，是不可抗拒的！我們的党为它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1958年春天，象全国各地一样，在这座祖国边疆的英雄城市，掀起了澎湃的大跃进的巨浪，无情地卷走了一切冷风邪气，冲开了关闭新事物的大門，“鴨綠江一号”出头露面了！

今年“五一”劳动节，“鴨綠江一号”披上了綠色的盛装，由安东到北京，由它英雄的主人駕駛着，驕傲地驶过了天安門，接受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检閱。安东机械厂职工制造拖拉机，获得了最高的奖賞。

（石永伟，楊会义。原載 1958.7.5.人民日报）

由“一循环”到“双循环”

最近开灤的林西煤矿，在长达一百六十公尺的“四九九一”掌子上，使用联合采煤机（康拜因），实现了“双循环”作业，这是采煤技术上一次成功的革命。（按：“一循环”，就是在一个掌子面上，日夜三班，加上其他的各种工序，使用联合采煤机采一次煤。“双循环”就是采两次煤的意思。）

在开灤煤矿，使用联合采煤机的掌子面，从来都是“一循

环”，甚至是“半循环”的。这次林西矿的党、政领导，依靠群众力量，大胆的支持群众建议，打破陈规和迷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双循环”作业，这给全国煤矿提供了一个用最快速度来提高采煤效率的好例子。

任何一件新的创造试验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看看林西矿实现“双循环”的故事吧。

去年十一月，联合采煤机在“四九九一”掌子上行走，真象个老牛破车。一个班最多割上四、五十公尺的煤，毛病却不知要出多少。不是电溜子保险烧了，就是大链断了。碰巧有时候，它顺气了，走得比较正常，可是旁的工种又该开始捣乱了。事故一发生，一耽误就是一两个钟头，弄得半班出不成煤。当时车间领导解决的办法是：组织了一些拿手镐的工人。联合采煤机什么时候出了毛病，拿手镐的工人，就一拥上来，帮助联合采煤机突击采煤。一直到今年二月中旬，这台联合采煤机，没有一天能够走成个“循环”。采煤效率，比一般机械化的掌子还低。

“双反”运动后，领导上依着工人的意见，检查了过去的“开倒车”思想。就开始从具体的问题上，帮助工人解决使用机器的困难。三月份，联合采煤机一昼夜已经能均衡地走上一个“循环”，有的时候，在一班内也能顺顺当当地采完一百二十公尺的煤了。就在这时，林西另一个使用联合采煤机的“七七五一”掌，向“四九九一”掌提出了挑战；挑战的主要条件是：看谁的全员采煤效率高，看谁能达到六吨。

当时“四九九一”掌的全员效率，只有四吨多，工人们很清楚，光凭两条胳膊的力气，是不能跃进到六吨以上的。他们向领导上建议说：“让咱们的联合采煤机更快地跑吧！把两班采煤，改成一班采煤。”

起初，区长吉连明，对工人的建议，心里可有点打鼓。他

想：“現在的生产不錯，很均衡。再提高，要是弄不好，可怎办？”支部書記耿煥來，相信羣眾的力量。他想：“一班走一个‘循环’，真不行嗎？行！”他找了几个有經驗的联合采煤机司机，交換意見。張凤友說：“联合采煤机的潛力还大着呢。它的最高速度，是每分鐘走一公尺以上。現在兩班采煤，它每分鐘才走零点五四公尺。只要把割煤的速度一加快，一班割一百六十公尺，准能做得到的。”支書經過和几个司机的討論，肯定了工人們意見是先进的。根据羣眾的意見，他建議領導上，組織一班采煤。

經過區長同意，試驗开始了。第一天，联合采煤机的速度一提高，牽引繩就斷了三次。司机費尽了周折，也才只割了一百二十公尺。看見这种情形，个别的干部和工人，思想又动搖了。在党的支委会上，进行了一場爭辯，有人說：“算了吧，还是恢复兩班生产吧。”多数同志却說：“这次試驗，虽然斷了三次繩，联合采煤机还是走了一百二十公尺，比从前多进了四十多公尺，这就証明联合采煤机的速度，有很大的潛力，工人們的意見是对的。”最后大家把思想統一了，一致認為：“現在的問題关键，是帮助工人解决断牽引繩。把这問題解决了，一个班，走一个‘循环’，是完全可能的。”

俗語說：“众人是圣人”，有困难就去找羣眾商量吧。联合采煤机司机王全，早就提过意見說：改变一下預先松动爆破的做法，在鉗眼里多装上一些药，讓爆破的力量加大，就能把硬煤层砸得松軟。因为他根据多年司机的仔細觀察，認為每回联合采煤机断大繩，差不多都是因为底煤和頂煤太硬。机器走得越快，煤层的阻力就越大，超过了負荷，断繩的事故也就越多了。这回他又向領導上提出了这个建議。

領導上接受了他的建議，交給技術人員去鉴定，經過几次的科学試驗，新的“爆破說明書”就制定出来了。

过去使用预先松动爆破，不过认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辅助煤层破碎而已。并没有考虑到这事情对联合采煤机的截割速度，有这样重大的关系。现在根据煤层的硬度，多样地，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爆破方法，就使同样的一台联合采煤机，象长出了翅膀，一下从第二速度，提高到第四速度，随着人们的意儿，飞快地割着煤，使原来两班才能割一百六十公尺，变成五小时就痛痛快快地割成一百六十公尺，牵引绳也不再断了。四月分一个月里，联合采煤机天天欢欢喜喜地走一个“循环”，创造了一月割煤七千六百平方公尺的新纪录，全员采煤效率呢？不是六吨，而是达到七吨以上了

五月初，苏联专家保洛杜林，到林西参观“四九九一”掌的生产情况，他看见工人们那种大跃进的英雄气概，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向矿上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把联合采煤机，在现有一天走一个“循环”的基础上，再飞跃一下，实行“双循环”作业呢？

在一昼夜里，在长达一百六十公尺的巨大掌子面上让联合采煤机制两次煤。在这以前，人们听说过吗？没有。可是在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他们就是要干前人没有作过，也不敢作的伟大的事业。矿领导把联合采煤机推行“双循环”作业的决定，送到区里，区长吉连明就拿着通知找支部书记耿焕来研究。支书问区长：“你看这事怎样？”区长说：“行是行。有困难。”支书说：“把你想到的困难说说看。”区长说：“走‘双循环’，联合采煤机本身的机械潜力很大，没什么问题。可是移溜子的时间，要缩短一半，到那里去找？回柱子可又怎样赶上？”支书说：“你这些考虑，都是必要的。拿过去的联合采煤机走一个‘循环’的事情，可以证明：我们还是相信工人的力量和智慧吧。走！咱俩到工人当中去请诸葛亮吧。”

支书和区长一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

工人們听說要使联合采煤机走两个“循环”，大家对这事一点也不怀疑。一致的意見：認為早就應該这样办。在会上，大家提出了保証，并且对区长提出的困难提出了許多計謀。支柱工刘国善一針見血地說：“我看要提高移溜子和回柱子的效率，咱們就不能把現在的劳动組織改改？”支书說：“那怎能改？”他說：“我看把咱們回柱工，移溜工的那种分段負責，分工負責，来一个大混合，互相帮助，实行你干我的活，我也干你的活怎样？”司機們說：“你們回柱子的和移溜子的，如果把工时縮短了，我們絕對拉不下。”

領導上把工人的意見，集中起来，找技術人員，生产管理干部，經過科学的理論分析，一套走“双循环”的工作方法，就具体地制定下来了。在五月八日那天，新的劳动組織，十分順利准确，保証联合采煤机走了“双循环”。还是那些机器設備，並沒有增加一点什么，可是，他們給国家的产量，却由日产五百四十吨，跃到一千零三十三吨，最高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一吨；全員效率达到八点六吨了。工人們写的一首快板，形容得好：

“四九九一”会羣英，人人胜过老孔明。

有了政治来挂帅，技术革命就成功。

“康拜因”走了“双循环”，就象平地雷一声。

日产达到一千多(吨)，超过从前一倍零。

照着这样来增产，明年保险超英国。

(苗培时、王 林。原載 1958.6.26.工人日报)

煤炭工业革新技术的一面紅旗

向来人們就認為：“要想出煤炭，就要坑木換”。可是，淮

南大通煤矿职工在党委书记刘立勋同志的倡议下，集体研究成功的整体移动金属支架水平分层采煤法，却冲破了这种陈规，创造了采煤工作面不用坑木支柱的奇迹。

共同的愿望

过去，大通煤矿的采煤工作面，80%以上都采用打柱子的竹笆假顶采煤法。采煤时，需要许多坑木支柱做掩护。今年2月分，这个老矿每采一吨煤平均就要消耗三十一立方公尺的坑木，合两千二百多元。而且，这种采煤方法不安全，操作程序复杂，生产效率低。但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不能改变”的、“定了型”的采煤方法。那时的信条是：“风镐万能，采煤方法定型，坑木大减不行”。

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使这一采煤方法的缺点暴露得更突出了。如何在安全的条件下，减少坑木消耗，多快好省地实现生产大跃进，是每个职工都在考虑的问题。3月底有一天下班以后，这个矿的党委书记刘立勋同志参加了采煤四队工人們的讨论会。老工人郭志昌说：“我们这里用打柱子的竹笆假顶采煤法，简直是拿坑木往里填，怎么能大跃进呢？”工人们纷纷提出：我们五槽的煤只有米把宽，可以用不打柱子、不下底梁的方法，人站在峒子口采煤，这样既省劲，又省木料。

不用坑木支柱采煤，这个大胆的念头把一些工程技术人員吓住了。他们说：过去试验过，结果失败了，再试验也是枉然。可是，矿党委认为：既然工人都想这样做，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即使试验失败了，也要把失败的原因找出来。

这时候，全国各地正开始轰轰烈烈地搞试验田。中共大通矿党委便组织了二十一名干部，在采煤四队搞起了试验田。他们既是想通过参加生产来更好地领导生产，也是想把这个队的工人提出的采煤办法进行试验和鉴定。